

【人生边上】

□黄志杰

晚上下班路上,给家里打了电话。妈妈絮絮的,大概就是说想着我们家小宝很乖,看着视频里能扶着墙走了,很开心。

“我带她的时候她就特别乖,特别灵,特别懂事。”其实,她在的那时,小宝才两三个月,能懂什么事呢?自己家的孩子,总是没有半点毛病的。

“我年轻的时候没觉睡,本以为你读了那么多书,可以轻松一点,但是现在看你也是没有觉睡,比我还忙,你读了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只是说,我不觉得累,我很享受,我的工作恰好是我的兴趣,做喜欢的事情怎么会累呢?

她不会理解。

“那个田七鹿茸,你肯定没吃吧?”

是的,我放了半年多了,从北京带到了上海,从来没有吃。因为我总觉得这是老妈给我准备好我才能喝的。

何况,小时候看田七鹿茸要老酒做引,而这里,并没有老酒。有黄酒、有白酒、有洋酒,就是没有家里的老酒。

说了半个小时,我老爸回家进门了。

一开口听他语气我就知道他有点醉了,刚刚去哪位朋友家喝了酒:“我就和你交代一句话,和日夜同作息,不要一熬一夜!”

我当然知道要和日夜同作息,但是,年轻大概就是要“作”吧。

道理都懂,但是就是做不到。我记得很清楚,老爸年轻的时候,常常是几天几夜不睡觉,“有钱不赚,那不是傻吗?”他开着手扶拖拉机,连夜就着月光给人机耕,哐哐哐的,开得很远,一个人干几十个人的活。

这是年轻的好,也是年轻的糟。

我曾经去守过夜。南方的夏夜,也是

寻常,就是莫大的幸福



清冷的,偶尔有一两声山鸟叫,伴着轻缓的溪水声,让人欣慰中感觉有些鬼怪小说的诡异气场,时时有长啸的冲动。

后来有一次,我在深夜里走到了甘肃的一个戈壁中,平整、安静得瘆人的戈壁滩中,仿佛整个天与整个地之间,就剩下我这几个人。一点小小的灯光出现在很远的地方,向那灯光漫漫走去,很久后发现,那是一个动着的灯光,再走近,发现是一个农场的拖拉机在连夜突击。终于看到一个人了,心里的石头终于放了下来。

南方和北方,都是如此,劳动辛苦而又孤独。

“我看了你回北京参加成长礼那篇微信文章,有一万多人看,我也很喜欢看。”老爸说,他在底下点了一个赞。“你这个每天一千字我很佩服你啊,写得真好!”

其实他只是给我鼓励,因为我现在除了写字,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成绩了。

“我今天的文章也写了你,说了你种东西的事情。”

“啊,我赶紧看。”

一会儿后,老爸来电:“哇,我哪里有你说的那么好!”

我本来以为他学会谦虚了,因为我在那篇文章中说他是一个“农业探索家”,没想到他跟着来了一句:“其实,我还烤过地瓜呢,哈哈!”

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没学会谦虚低调的人。

又过了半小时,他们又来微信视频:“听说北京家里有好消息,刚刚忘记问了,是什么呢?”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消息,我想他们只是想视频了随便找个借口罢了。“我都挺好的,不会更好了。”

“是呢,现在挺好的,一想到去年的今天,我们现在还能这样随便视频,随便打电话,真是太幸福了!”老爸说,笑得合不拢嘴,竟然有一点“傻傻的”样子。

如果别人看见,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打个电话,至于这样吗?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无法通信,不知道我去了哪里,不知道人怎样,老爸在北京,天天守在窗前,一听到汽车声靠近,就趴过去看,猜很可能是我回来了。走在外面也心神不宁心不在焉,但是,又不能表现出很糟糕的情绪,因为当时小宝快要临产了,大家都怕对方扛不住,就拼命地相互营造一个好的家庭环境,装若无其事的样子。

压抑之下,老爸在自然而然中悄无声息地把几十年没有戒的烟戒掉了。当时,最期盼的,就是听一下电话,见一个面吧。

而现在,竟然可以随便打电话、随便视频了。

寻常,就是莫大的幸福。

【大众讲坛预告】

故宫古建筑的力与美

位于北京市中心的紫禁城(今故宫博物院)是现存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木结构宫殿建筑群,代表了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及工艺的最高水平。本期大众讲坛邀请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周乾讲解故宫古建筑的力与美,周老师将为您解读故宫古建筑的悠久历史与建筑文化。

讲座时间:5月20日(周六)上午9:30

讲座地点:二环东路2912号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扫描二维码

关注壹点文学

扫描二维码,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青未了文学“壹点号”的投稿方式,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



【吉光片羽】

弥河之恋

□王晓艳

周六得空回娘家,误入弥河公园,索性弃车独自沿河游览,心底无限感慨和回味,多少儿时的记忆涌上心头。

弥河滩曾是我儿时的乐园。清粼粼的水,软软的细沙,成群的鱼儿在水草里嬉戏,有鲫鱼、泥鳅、小鲢鱼成群结队往下游赶,还有我不喜欢的叫沙巴头的大脑袋鱼。

春天,“菇荻”是小伙伴们最好的零食,趴在沙滩上,口中念念有词:“菇荻,菇荻,抽筋、扒皮,今年抽了,明年还你。”一会儿功夫,就装满一小口袋儿。剥开绿皮,露出一根白嫩嫩的肉芯,送进嘴里慢慢地嚼,细细地品,那甜甜的味道,是向往,是希望。

夏天,弥河是全村人的天堂。岸边杨柳成行,藤萝成片,沙田里是一口口浅浅的永远溢满的水井,用手捧就能喝,胜过沧浪之水。用它浇灌的弥河银瓜香飘两岸,又脆又甜。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和伙伴们在深河里戏水,扎个猛子逆流而上;或者静静地躺在沙滩上,任身下的细沙流淌;或者到没水的沙滩上用脚丫子抠蛤蜊;累了爬上岸,躺在柳荫下热乎乎沙滩上,吮吸着柳叶上沾满的虫蜜,拧几个柳梢,吹奏出自己也不懂的“小河狂想曲”。大人则忙着在河里洗衣服,洗净的衣服晒满沙滩,吃顿饭功夫就干了,不染一丝尘土。一河的笑声朗朗,河水却依旧澄清流淌。耕作了一天,趁着夜色在河里泡泡,那更是全村人的享受!

秋天,弥河滩的茅草变成了村里人燃灶的柴火。挖出白胖胖的茅根可以嚼着吃,也可以煮水喝,能治百病呢!秋日鱼肥,跟哥哥一起到河里摸上一盘小鲢子鱼和虾,享受天然的美味。

冬天,当北风呼啸,万物萧条,弥河也不寂寞,人们到河对岸赶集,不必再远绕弥河大桥;孩子们溜冰是不可或缺,那时叫“打出溜溜”,没有溜冰鞋,滑着滑着难免摔得鼻青脸肿,难免掉进冰窟窿,湿透棉衣回家再挨大人一顿揍……滑着滑着就迎来了春天。

“一花一草一沙湾,一情一景一世缘。”如今这一切都已不复存在了,老祖宗留下满河的沙,树,大部分已被商贩掠走,甚至有人为争夺沙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昔日河滩已淤泥成片,水浑浊了,远远的一股难闻的气味,只有几条灰色的小鱼儿还在水里默默地守着这份家园……

【念念亲情】

□韩庆祥

人从几岁能留下记忆,生命科学至今没有定论。而我愚钝,只记得亲娘去世的事。

5岁那年,娘得了肺病,让我住在邻村的姥姥家。娘病重时说想我了,托人来叫我。母子最后一面,娘该有多少万不舍,可曾嘱咐过什么,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乡间旧俗,如果有公婆,女人下葬要在夜间。在那个漆黑的夜里,叔叔抱着我,眼睁睁地看着娘的棺木落下墓穴。叔叔让我使劲喊娘,说以后娘再也听不见了。一锹锹黄土,把我和亲娘隔开。我5岁前的记忆,就定格在喊娘的哭声中。

打那,我这个没娘的乡下孩子,在爷爷奶奶、叔叔婶子的呵护下,疯玩了两年。到了上学历,父亲在济南续弦,继母接受了我,我认了妈,我又有了新家。

我的新家就在济南西门里的高都司巷,一个野小子从农村来到城市,就像小马驹拴上笼头,肯定要立些规矩,比如要饭前洗手、睡前洗脚啊,不准往袖子上擦鼻涕啊,不准随便爬墙爬树弄脏衣服等等。放学回来,要扫地、擦桌子、刷碗,小

有亲娘,也有亲妈

时候的调教并不觉苦,却培养出喜欢整洁、干活细心、谦恭周到的习惯。

继母娘家是济南大户人家,长得就像电影明星一样。虽然身体瘦弱,却正直善良。为了贴补生活,参加了街道组织的生产劳动,干过壮工,像男人一样搬砖、和泥、筛沙子。每到过年,我和妹妹都有新衣新鞋,我的穿戴不比同学差。我考上中专那年,母亲领到工资,给我做了一身黑华达呢竖领的学生服,左胸一个口袋插钢笔,样式很时髦,我那张学生证照片就是穿它照的。

继母难当,父亲跟我讲过鞭打芦花的故事,说闵子骞是孔子的七十二个弟子之一,他尊重父母,深明大义,孝心感天动地。在咱家里,你兄妹三人没有亲的后的,都一样对待,你当哥哥要做个榜样。那些年,好多人家的小哥哥小姐姐都要看孩子,我也常常背着小的、牵着大的到最近的人民公园(如今的中山公园)去玩,邻居也看不出有什么亲疏关系。

父亲临终时,牵挂着母亲,我说:“爸

爸,您放心吧,我会像对亲妈一样孝敬,让您带出的好家风传下去”。30多年过去了,我履行了对父亲的承诺。老百姓习惯把亲生的一家叫“一窝子”,眼见得社会上不少一窝子闹家务、争房产,而我的妹妹们对我都像对待亲哥哥,她们还记得小时候是哥哥抱大的。每当我的儿女带着孩子去看望老奶奶,90岁的母亲就格外开心,老人家眼不花、耳不聋,对答如流,一家人充满了融融亲情。

退休后,我进入老年大学声乐班,在学唱刘和刚那首原唱《母亲》时,老师要求全体起立,唱到“这个人就是娘,这个人就是妈,这个人给了我生命,给我一个家……”我百感交集,满脸是泪。我的亲娘,她过早地撒下了我,是我的不幸;在人生的跑道上,是继母接下亲娘的这一棒,在60多年的风雨中把我拉扯成人,给我构筑起这个和和美美的四代同堂的家,这是我不幸中的万幸。思绪在天地间追问,眼泪在我眼里打滚,一个孝字在我心中升起,我要理直气壮地把继母当作亲妈:我有亲娘,也有亲妈!

生命的绿草

邻居做喜事用的红纸……

从空荡荡的村落搬到拥挤而陌生的城市,这里没有唱歌的黄鹂,小区花园的绿化树上也没有累累的果实。大家对门而居,相距不过三五米,却几乎不相识,虽有近邻,不如远亲。人心都是热的,奈何被一扇扇防盗门给阻隔凉了。在经历了几次挫败之后,在千篇一律的日子里,心开始慢慢迟钝了,人也变得愈加沉闷。

直到有一天我筋疲力尽地下班回家,恰巧在路上碰到一位老太太正艰难地手拎大包小包蹒跚行走,她走一走、停一停,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那一刻的那一幕场景让我瞬间回到了小时候:满头银霜的奶奶正弯着腰,哼着歌,背着我在洒满星光的院落里缓缓而行。我赶紧上前帮忙,一问才知道,这位老太太竟

是我楼下的住户,姓李,是位退休教师。

出乎意料的是,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竟像生了翅膀传遍了整栋楼。偶尔,楼下的小花园里几位掉了牙的老人正在闲谈,见我走过,他们便会一起微笑着看向我:这不就是前两天帮八楼李教授拎东西的那个小妮儿吗?出于客气,我赶紧回以微笑,内心却诚惶诚恐。经不住老人的啧啧称赞,我总是低下头匆匆逃离。时间一长,跟这栋楼里的老人自然而然就混熟了,见了面,甭管认不认,乖乖奉上几句“大爷早,大娘好”,奇得很,如此一来,整个人渐渐也变得开朗了许多。

原来,终究还是自己画地为牢。或许,生命里野草遍地疯长,但只要你主动迈出一步,用心感受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就能看到远处,群山如黛,云游花开。

【雪泥留痕】

□纪小槿

奶奶的剪纸手艺在十里八乡小有名气。每逢左邻右舍有红白事,总会来找奶奶帮忙。那些年,奶奶生活非常艰辛,她一边要照顾六个孙辈孩童,一边还要操心家里家外大小杂事。奶奶为人热心,做事又格外认真,重信守诺,在村里口碑很好。

多少年后,奶奶已故去,记忆里那些温情的瞬间,成为无数个夜晚我一个人的回忆。有次对着镜子,我仿佛从里面看到一个华发苍颜的身影:我的奶奶穿着她那件老式青色布襟小褂,鼻子上架着老花镜,正一下一下娴熟地剪一张鸳鸯戏莲图。红色的纸屑像华兹华斯笔下漫游的云一般飞舞,又不急不慢地飘落,堆积在奶奶的脚旁。奶奶面貌和蔼,目光清亮,神情专注,她脸上沁出了汗。或许,于她,时间早已被定格在眼前这一张张帮